



大会

Distr.: General
29 July 202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七十七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69(c)

促进和保护人权：人权状况及
特别报告员和代表的报告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人权状况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是根据大会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权状况的第 76/177 号决议提交的。本报告概要说明 2021 年 8 月至 2022 年 7 月的朝鲜人权状况以及在人权问题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联合国的合作情况。

* 由于技术原因于 2022 年 9 月 20 日重发。

** A/77/150。



目录

	页次
一. 导言	3
二. 政治背景	3
三. 人权状况概述	4
A. 法治	4
B. 出身成分与不受歧视权	5
C. 民主代表制和公共事务参与	6
D. 表达、思想、良心、宗教、和平集会、结社、隐私和行动自由的权利	6
E. 拘留场所内的侵犯人权行为	9
F. 家庭暴力	9
G. 获得生计	10
H. 强迫劳动和工人权利	10
I. 适足食物权	11
J. 健康权	12
K. 家庭离散及绑架	12
四.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就人权状况和人道主义援助问题与联合国进行的合作	13
五. 结论	14
六. 建议	15

一. 导言

1. 本报告是根据大会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权状况的第 76/177 号决议提交的。报告中介绍了 2021 年 8 月以来的最新人权状况(见 A/76/242)，包括概述该国的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状况，并介绍了与联合国合作改善人权状况的最新情况。
2. 7 月 1 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发出普通照会，请该国政府就报告草稿发表事实性意见。在撰写本报告时尚未收到任何答复。
3.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收集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权状况的独立、可信信息所遇挑战有所增多。政府于 2020 年 1 月实施了严格的冠状病毒病(COVID-19)限制措施，这意味着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没有联合国国际工作人员在该国。¹ 有关人权状况的另一个信息来源——逃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向人权高专办等讲述其经历的人——也在 COVID-19 限制措施出台后骤然减少。2021 年，仅有 63 名脱北者入境韩国(40 名男性，23 名女性)，2019 年为 1 047 人，2020 年为 229 人。绝大多数人在 COVID-19 限制措施实行之前离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抵达大韩民国之前则一直居住在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和俄罗斯联邦。人权高专办继续对本报告所述的脱北者进行约谈，尽管所记录的大多数侵权行为发生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之前。人权高专办还使用了联合国相关实体提供的数据和分析，以及来自国家媒体、学术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公开来源材料。
4. 秘书长重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要在应对本报告所述人权挑战方面与联合国及其各机制进行建设性接触。这种接触可有助于政府履行其根据国际人权法自愿同意承担的义务，从而改善人民的福祉。秘书长向国际社会提出建议，包括关于需要承诺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就人权问题进行持续、有原则的接触的建议。

二. 政治背景

5.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朝韩之间关系没有改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继续其武器发展计划，其中包括 2022 年 3 月 24 日该国政府所称的一次洲际弹道导弹试验。这是该国自 2017 年 11 月以来的首次洲际弹道导弹试验。
6. 时任大韩民国总统文在寅谴责此次发射违反了该国从 2018 年 4 月起自行实施的暂停远程导弹和核试验规定并对朝鲜半岛构成“严重威胁”。² 5 月 26 日，中国和俄罗斯联邦否决了安全理事会关于加强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制裁的决议草案。6 月 8 日，大会根据第 76/262 号决议，就针对该决议草案投否决票

¹ 外交存在也进一步缩减。

² 后来，2022 年 3 月 9 日，人民力量党的尹锡悦在大韩民国总统选举中获胜，并于 2022 年 5 月 10 日就任。

一事进行了辩论。发言代表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朝鲜半岛核不扩散和安全方面的行动以及进一步制裁对人道主义局势的影响表达了不同看法。³

7. 2022年3月,安全理事会第1874(2009)号决议所设专家小组发布了涵盖2021年8月4日至2022年1月28日期间的报告(S/2022/132)。专家小组指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继续违反安理会决议,维持和发展其核计划和弹道导弹计划,而且“全国各地正在进行核相关设施的翻修和建造活动”。

8. 大韩民国当选总统尹锡悦在选举后的讲话中说,他将“本着原则立场,对北朝鲜的非法、无理行为作出果断反应,同时始终敞开南北朝鲜对话的大门”。⁴

三. 人权状况概述

9. 2022年5月12日,国家通讯社报道说,平壤暴发了COVID-19奥密克戎变异株,并承认疫情发生于4月下旬。据报道,朝鲜劳动党政治局通过了将防疫工作“转移到最大紧急防疫体系”的决议。⁵有人担心,该国首次暴发的COVID-19疫情可能导致广泛人权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其中包括适足食物和医疗保健的提供,而且该国的医疗保健基础设施可能无法应对任何重大的COVID-19疫情。在政府维持并随后加强严格的COVID-19限制措施的背景下,继续有报告指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日益压制其人民的权利和自由。根据接获的资料,国家的宪法和体制特性使得对权利和自由的压制出现加剧,这些特性的作用是控制人口和集中权力,而不是促进人权的实现,从而突出表明迫切需要改革。

10. 根据接获的报告,在追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境内侵犯人权行为的责任方面仍然没有取得进展,如以前所记录的那样,其中有些行为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高级专员在2022年3月21日向人权理事会口头通报最新情况时报告说,人权高专办接获的信息继续表明,有合理理由相信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境内发生了危害人类罪,而且可能仍在持续。她敦促政府致力于开展必要的系统性改革,以制止所有侵犯人权行为,并追究责任人的责任。她说,在没有任何此类承诺的情况下,国际社会有责任寻求问责途径,包括通过向国际刑事法院移交情势或设立特设法庭或另一个类似机制。⁶

A. 法治

11. 根据接获的报告,在建立由独立、公正司法机构维护的法治方面缺乏进展。朝鲜劳动党继续控制所有机构,党和最高领导人的决定凌驾于正式法律之上。根

³ 联合国,“大会就安全理事会否决旨在加强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制裁的决议草案举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辩论”,新闻稿,2022年6月8日。

⁴ 韩国时报“Yoon to redirect Korea's diplomacy with US, China, Japan”,2022年3月10日。

⁵ 朝中社,“采取更多措施保持朝鲜抗疫形势稳定”,2022年5月24日。开源监测病例数包括来自NK Pro COVID-19追踪系统的病例数,可查阅:www.nknews.org/pro/coronavirus-in-north-korea-tracker。

⁶ 助理秘书长伊尔泽·布兰兹·科里斯2022年3月21日向人权理事会第四十九届会议口头通报的最新情况。

据《宪法》第 11 和 109 条，“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进行一切活动”，最高领袖的命令高于一切法律或其他指示。《宪法》第 168 条规定，“最高法院对最高人民会议负责”，最高人民会议由朝鲜劳动党控制。⁷ 法院的职能不是保护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而是保护“国家政权”以及“同阶级敌人……进行积极的斗争”（第 162 条）。朝鲜劳动党继续筛选和任命所有审判员，而且据报，审判员就职后服从党的命令，并根据政治考虑作出法律决定。⁸ 律师受国家严格控制。

12.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尽管是《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缔约国，但《公约》第十四条所保护的正当程序和公平审判权利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境内继续遭到有系统侵犯。根据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收到的报告，审判活动仍然是要么不存在，要么草草进行。⁹ 民众继续依靠贿赂而不是法院来保护其不受任意拘留的权利。¹⁰ 那些涉嫌挑战国家权力的行为人继续动辄被国家安全保卫部以“政治”罪起诉，该部对被告及其家庭成员行使广泛权力，不受到司法监督。¹¹ 因“政治”罪被捕的人被单独禁闭，而这可能导致强迫失踪。根据《行政处罚法》实施的逮捕和拘留也继续不受任何司法监督。

13. 对被告的起诉和定罪仍然绝大部分依靠“供词”。这鼓励了在拘留期间普遍、有系统地使用酷刑和其他形式虐待来逼供。被告方不能对检方提出的证据提出质疑，这一事实可能进一步助长在拘留场所使用酷刑。

14. 审前羁押继续在有效司法控制之外发生。《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没有任何规定允许在调查或初步审查阶段对拘押进行司法审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86 和 187 条，初步审查羁押期最长可达 4 个月。因此，嫌疑人在没有被判任何罪行情况下被任意长期拘留。据韩国民族统一研究院说，一名 2019 年曾在一个拘留中心工作过的受访者解释称，在审前被羁押的人被认为是“待判刑的人”，因此被当作囚犯对待。¹²

B. 出身成分与不受歧视权

15. 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普遍、有系统压制人权的背后是一种被称为“出身成分”的社会分类和控制制度。通过这种分类方式，朝鲜劳动党根据该党对民众对于中央集权统治忠诚度和认可度的判断，将所有人分为三个阶级。该党的这些判断包括考虑一个人的家庭历史和背景以及对当前行为的持续评估，由全国各

⁷ 韩国统一研究院，《2021 年朝鲜人权状况白皮书》（首尔，2021 年），第 163 页。

⁸ Robert Collins, *Denied from the Start: Human Rights at the Local Level in North Korea* (朝鲜人权委员会，华盛顿特区，2018 年)，第 14 和 31 页。

⁹ David Hawk, *Human Rights in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The Role of the United Nations* (朝鲜人权委员会，华盛顿特区，2021 年)，第 45 页。

¹⁰ 韩国统一研究院，《2021 年朝鲜人权状况白皮书》，第 165 页。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代价是权利”，2019 年 5 月，第 25、26 和 34-38 页。

¹¹ 韩国统一研究院，《2021 年朝鲜人权状况白皮书》，第 175 页。

¹² 同上，第 68 页。

地广泛国家监测单位提供相关材料。正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签署的人权条约中反映的那样，国家有义务在行使其权力时不实行歧视，包括不以政治意见、民族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为由实行歧视，这是国际人权法的一项核心原则。

16. “出身成分”社会分类制度使国家能够有效地监测民众，并将那些被视为挑战其统治合法性的人边缘化。它还使国家能够奖励被认为对其统治的稳定至关重要的精英。在 2019 年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期间，该国政府拒绝了与“出身成分”有关的建议(A/HRC/42/10，第 127.18-127.22 段)。人权高专办在本报告所述期间面谈的脱北者继续作证说，“出身成分”与其他形式歧视，包括性别歧视相结合，对一个人享有一系列人权产生了影响。¹³ 其中包括获得高等教育、住房、食物、就业、参与公共事务、婚姻和家庭生活以及居住地。只有属于核心/忠诚阶层的人才能居住在首都平壤，从而获得比该国其他地区更好的社会服务。¹⁴ 那些“出身成分”低的人被分配到该国偏远地区居住，在那里他们经常被要求在矿山和农场从事艰苦劳动。脱北者还提到“出身成分”在影响刑事诉讼结果方面的持续作用，包括判处的刑期和被送往政治犯集中营的可能性。那些被归类为核心/忠诚阶层的人始终动辄因朝鲜劳动党判定其从事“违法行为”而被“降级”到较低特权阶层，这进一步使不质疑国家决定及其订立程序合法性的奖励做法制度化。

C. 民主代表制和公共事务参与

17.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仍然是一党制国家，权力集中在一位通过出生继承其职位的领导人手中。朝鲜劳动党政治局是朝鲜政府的执行机构，由金正恩领导。最高人民会议——该国议会——和地方立法机构仍然完全处于朝鲜劳动党的控制之下(见《宪法》第 5 条)。人民仍然没有机会有意义地参与选择自己的代表。立法机构的选举只是为了批准朝鲜劳动党所作任命而过个场。投票不是无记名的，选民担心不投票给选定的候选人就会受到惩罚。¹⁵

D. 表达、思想、良心、宗教、和平集会、结社、隐私和行动自由的权利

18.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对表达自由权的压制进一步加剧，包括加紧阻止从国外获取信息，这违反了该国根据《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七和十九条承担的义务。在大流行之前与脱北者进行的面谈业已表明，自金正恩掌权以来，对获取信息权利的压制日益加剧。¹⁶ 2021 年的一项调查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列为全球信息审查最严的国家。¹⁷

¹³ 人权高专办进行的面谈。

¹⁴ 人权高专办进行的面谈。这并不是说平壤居民的人权，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不受严重侵害。

¹⁵ 韩国统一研究院，《2021 年朝鲜人权状况白皮书》，第 276、278 和 282 页。

¹⁶ 人民促进韩朝成功统一组织，*The New Frontier of Human Rights: Digital Rights in North Korea* (2021 年)，第 56 和 57 页；Intermedia, *Compromising Connectivity* (2017)，第 24-26、29、60 和 61 页。

¹⁷ 见 www.comparitech.com/blog/vpn-privacy/internet-censorship-map。

19. 2020 年,《反动思想文化排击法》¹⁸ 颁布,根据该法,任何人被发现持有大量来自大韩民国的媒体材料或被发现传播此类内容,据报会面临终身监禁甚至死刑。¹⁹ 据报,2021 年 4 月,一名男子在他所属的邻里守望单位(inminban)看到他出售存有来自大韩民国的电影、音乐和广播材料存储器后,根据该新法律被公开处决。²⁰ 该法将使用大韩民国俚语和字体等其他行为定为刑事犯罪进行处罚,包括解雇和罚款。国营朝鲜中央通讯社称,该法规定了“通过彻底防止反社会主义思想和文化的侵入和传播,确立意识形态、革命和阶级立场”的原则。²¹ 在该法通过之前,有报告称,在金正恩统治下持续进行了公开处决,包括 7 名被抓到观看或传播大韩民国视频的人被处决。²² 人权高专办在本报告所述期间面谈的一名男子说:“很多人都观看来自韩国的内容。我没有去看,因为一旦被抓住,就会被驱逐到农村地区或被枪杀”。²³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凡未废除死刑之国家,非犯情节最重大之罪,且依照犯罪时有效并与本公约规定及防止及惩治残害人群罪公约不抵触之法律,不得科处死刑。死刑非依管辖法院终局判决,不得执行。”人权事务委员会指出,对“最重大之罪”一词的理解必须有所限制,仅适用于涉及故意杀人的极端严重罪行。²⁴ 此外,在任何情况下,死刑都不能用于处罚其刑事定罪本身即违反《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行为。²⁵

20. 为应对 COVID-19 大流行而关闭国家边境进一步限制了民众获取国外信息。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接获的信息表明,边境沿线的军事存在有所增加,边界围栏得到加固,安装了闭路电视摄像机和运动感应器,使信息更难通过散发 U 盘和微型 SD 卡等方式进入该国。²⁶ 有报告特别指出,该国继续利用新技术进行监视和禁止访问外国媒体内容,包括利用数字水印监测使用情况和改变硬件以防止访问。²⁷ 经由短波和中波无线电频率从国外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的无线电广播继续通过该国试图干扰的渠道进行。²⁸

¹⁸ 2021 年 8 月 23 日,特别报告员任务负责人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出联名信,就该法提出人权关切。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6593>。

¹⁹ 该法全文没有公布,但首尔的《朝鲜日报》获得了描述该法部分条文的四页内容。

²⁰ 《朝鲜日报》,“元山男子因非法销售带有韩国电影、戏剧和音乐视频的 CD 和 U 盘而被处决”,2021 年 5 月 25 日。

²¹ 朝鲜中央通讯社,“朝鲜第十四届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2020 年 12 月 5 日。

²² 过渡时期司法工作组,“Mapping killings under Kim Jong-Un: North Korea’s response to international pressure”,2021 年 12 月,第 10 和 21 页。

²³ 人权高专办进行的面谈。

²⁴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6 号一般性意见(2018 年),第 35 段。

²⁵ 同上,第 36 段,其中指出:“在任何情况下,死刑都不能用于处罚其刑事定罪本身即违反《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行为”。

²⁶ 北纬 38 度,“朝鲜加紧对抗外国影响的战争”,2021 年 11 月 10 日。

²⁷ 人民促进韩朝成功统一组织, *The New Frontier of Human Rights: Digital Rights in North Korea*, 第 34、36 和 37 页。

²⁸ Michelle H. Choi, “Imagining the audience across the uncrossable border: South Korean radio broadcasting to North Korea and the rise of creativity in inter-Korean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Unification Studies*, 第 30 卷,第 2 期(2021 年),第 151-190 页。

21.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与人权高专办面谈时，脱北者描述说，发表意见或批评政府的自由被完全剥夺。据脱北者描述，民众普遍担心因表达政治见解而被遣送到 kwanliso(政治犯集中营)，这种恐惧仍然是该国严重侵犯表达自由权的最典型例子。²⁹ 据信存在五个这样的集中营。³⁰ 一名代表证人告诉人权高专办：“我认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存在斗争，但由于我们不应该表达意见，所以我没想表达。[……]假如我表达了，我就会消失。你可以说这个国家在挣扎或不富裕，但如果你说了任何关于金正恩或政权或政治的话，你就会消失。那就意味着要被送到 kwanliso”。³¹ 脱北者描述说，他们再也没有听到任何被送到 kwanliso 的受害者的消息，kwanliso 的运作完全不受司法监督。³² kwanliso 的存在，连同“出身成分”社会分类制度和广泛国家监督制度一道，造成了一种恐惧和不确定的气氛，使人们不敢表达对统治精英的任何形式反对。

22. 有报告特别指出，旨在监测服从情况和压制任何挑战国家权威企图的监督制度仍然深层植根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³³ 这个制度由朝鲜劳动党组织指导部从中央进行监督。社会安全省、国家安全保卫部和地方劳动党官员与邻里守望单位领导人密切合作，监测反国家行为，并对家庭进行突击检查，包括夜间检查。这些查访包括检查收音机以确保接收外国广播的装置一直处于不可用状态。每个邻里守望单位覆盖 20 至 40 户家庭。此外，人民保安部和国家安全保卫部在居民区内维持着广泛的有赏举报人网络，估计全国每 50 名或不到 50 名成年人就有 1 名举报人。³⁴

23. 在全国各地实行的“组织生活”制度继续控制、指导和协助监督民众的所有社会活动。每个成年人都必须加入以下五个组织之一：朝鲜劳动党、青年团、工会、农业劳动者同盟或妇女协会。每个组织每周开会三次，包括“每周生活检讨会”。这些自我批评和相互批评会议继续是一个支配性、压迫性监视和灌输制度的一部分，常常有可能在一次会议上就会被揭发重大的意识形态偏差，导致被告及其家人的人权受到严重侵犯，包括失去就业、隐私权遭到更频繁侵犯以及被任意拘留。

24. 结社自由的权利继续被剥夺。任何独立于朝鲜劳动党的社区民间社会组织都不允许存在。和平集会的权利继续被剥夺，任何独立媒体或其他独立信息提供者都不允许存在。这使民众在塑造国家特性和决定方面毫无发言权的状况更加严重，并使妇女和其他群体进一步边缘化，其中包括残疾人、被划至较低出身成分的人和居住在该国偏远地区的人。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也继续被剥夺，当局不容忍任何不同的信仰体系。

²⁹ 人权高专办进行的面谈。

³⁰ 韩国统一研究院，《2021 年朝鲜人权状况白皮书》，第 526 和 527 页。

³¹ 人权高专办进行的面谈。

³² 人权高专办进行的面谈。

³³ 韩国统一研究院，《2021 年朝鲜人权状况白皮书》，第 195-210 页。

³⁴ Andrei Lankov, *The Real North Korea: Life and Politics in the Failed Stalinist Utopia*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第 49 页; Robert Collins, *Denied from the Start: Human Rights at the Local Level in North Korea*, 第 12 页。

25. 自 2020 年 1 月底为应对 COVID-19 大流行而关闭该国边境以来，长期存在的侵犯公民离开和返回原籍国权利的做法进一步恶化，而这种做法违反了《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2 条。人权高专办面谈的一名男子在 2020 年设法越过了北部陆地边界逃离。他回忆说，他在越界过程中被发现，一名边防人员朝他开了枪。³⁵ 根据国际人权标准，只有在为保护生命而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允许故意使用致命武器。³⁶ 在该国境内，旅行许可制度仍在实行，使国家能够控制各省内部和各省之间的所有旅行。根据《行政处罚法》第 282 条，违反旅行许可制度的行为可导致不经审判而在劳改营(rodongdanryondae)拘留长达三个月。

E. 拘留场所内的侵犯人权行为

26. 尽管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抵达大韩民国的脱北者人数继续减少，但人权高专办面谈的脱北者继续提供了拘留所严重侵犯人权的情况，这些情况与人权高专办中央储存库中已储存的资料一致。³⁷ 在实施 COVID-19 限制措施的同时，拘留所的食物状况预计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而且获得医疗保健和药品的机会进一步被剥夺，而据此前的报告，这些医疗保健和药品原已严重不足，其影响因性别不同而有差异。³⁸

F. 家庭暴力

27. 在大流行期间，更多的家庭被限制在家中，这在全球范围加大了家庭暴力的风险。³⁹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在 2021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执行情况自愿国别评估中表示，“在人民当家作主、一切为人民服务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身心暴力不是一个社会问题”。⁴⁰ 不过，政府同意在普遍定期审议期间落实一些与家庭暴力问题相关的建议，包括 2019 年提出的“立即采取措施，确保性别平等，保护妇女免遭性别暴力侵害”的建议(A/HRC/42/10，第 126.172 段)。⁴¹

28. 接受人权高专办面谈的脱北者常常将家庭暴力作为一个问题提出。一位 2019 年离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女性说：“家庭暴力问题相当严重。国家不干预，也不调查案件。家庭暴力受害者无处可去。[人民保安部]对家庭暴力不采取任何行动”。⁴² 国际人权法相关文书的所有缔约国都有义务采取步骤，防止、处

³⁵ 人权高专办进行的面谈。

³⁶ 联合国，《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哈瓦那(1990 年)，第 9 段。

³⁷ 关于这些陈述的公开报告，见 A/76/242；人权高专办，“我仍然感觉到痛苦……”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境内侵犯被拘留妇女人权的情况(2020 年，日内瓦)。

³⁸ 人权高专办，“我仍然感觉到痛苦……”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境内侵犯被拘留妇女人权的情况，第 15、16、26、27、46-49、67 和 68 页。

³⁹ 见 <https://www.unwomen.org/en/news/in-focus/in-focus-gender-equality-in-covid-19-response/violence-against-women-during-covid-19#:~:text=Emerging%20data%20shows%20an%20increase,in%20public%20spaces%20and%20online>。

⁴⁰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2030 年议程执行情况自愿国别评估》(2021 年)，第 23 和 24 页。

⁴¹ 其他已接受的相关建议包括 A/HRC/42/10 号文件第 126.173-126.175 段和第 126.181 段。

⁴² 人权高专办进行的面谈。另见朝鲜人权数据库中心提交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六十八届会议的文件，2017 年 11 月；可查阅：https://tbinternet.ohchr.org/Treaties/CEDAW/Shared%20Documents/PRK/INT_CEDAW_NGO_PRK_29168_E.pdf。

理和消除一切形式性别暴力，包括家庭暴力。这包括在《刑法》中明确界定家庭暴力和婚内强奸的概念，进行彻底、有效和公正的调查，并依法起诉犯罪行为。此外，各国义务实行预防性和扶持性措施，包括开展提高认识运动以及为家庭暴力受害者快速提供服务和保护，包括住所、医疗、心理社会支持以及保护其免遭施害者侵害。⁴³

G. 获得生计

29. 由妇女主导的许多较低层次私人日用品市场活动继续处于无管制状态。这使相关人员容易遭到任意逮捕和拘留、性暴力和勒索，并受经济衰退影响，而且没有适当的社会安全网。由于自 2020 年以来实施了严格的 COVID-19 措施，后来又为应对所报第一波疫情而加大了实施力度，那些依赖私人市场活动生存的个人及其家庭的情况仍然特别令人担忧。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人权高专办面谈的一名男子提到，粮食价格飞涨，创造收入的市场活动受到了更多限制。他说，一些人卖掉电视机等个人财物来换钱购买食物，也有一些人因没有财物可卖而活活饿死。⁴⁴ 所实行的制度突出表明了压制公民和政治权利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的相互联系，它不允许受影响民众在物质条件恶化时组织起来，提供反馈和向国家当局提出要求。此外，目前也没有建立问责机制以确保国家对人民提出的申诉作出适当回应。⁴⁵

H. 强迫劳动和工人权利

30. 考虑到仍在实施的严厉 COVID-19 限制措施，包括关闭与中国的边境，有合理的理由相信，该国越来越诉诸强迫普通民众从事无偿劳动。该国采用多种手段强迫劳动，常常是艰苦而危险的工作，包括通过监狱系统和军队，以及通过“突击队”部署、邻里守望单位以及“社区”团体和学校系统。被拘留者、低级别新兵以及长期被部署在远离家人地点从事强迫劳动的“突击队”成员尤其容易营养不良和挨饿。

31. 作为压制结社自由权利的一部分，不允许存在任何独立工会以帮助实现工作场所民主化和确保工人利益受到保护。

32. 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发布了一份全球监测报告，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职业健康和安全提出了关切。⁴⁶ 该研究报告的计算结果表明，该国工人的安全从已经很高的起点开始严重退步，2000 年每 10 万名工人的死亡率为 56.2 人，2010 年为 78.1 人，2016 年为 79.5 人，高于所列其他 182 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⁴⁷ 在该报告计算的因长时间工作(每周超过 55 小时)导致中风死亡

⁴³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 35 号一般性评论(2017 年)。

⁴⁴ 人权高专办进行的面谈。

⁴⁵ 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境内侵犯权利行为之间相互联系的更多情况，见人权高专办，“发展权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其他联合国会员国的影响”，讨论文件，第 5-8 页。

⁴⁶ 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WHO/ILO Joint Estimates of the Work-related Burden of Disease and Injury, 2000-2016 (2021 年，日内瓦)。

⁴⁷ 同上，第 60 页。

人数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再次排名最高，而且在不断退步，2000 年每 10 万名工人中有 17.5 人死亡，2010 年为 27.5 人，2016 年为 28.1 人。⁴⁸

I. 适足食物权

33. 随着严格 COVID-19 措施的实行，包括关闭边境和限制国内流动，粮食状况继续令人严重担忧。人权高专办面谈的一名男性脱北者指出了粮食状况的严重性：“由于冠状病毒病疫情，进口商品不能进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我当时想，情况只会变得更糟。货物的价格翻了好几倍。我认为事情会变得更糟，如果我妈妈能少养一个人就会更好些”。⁴⁹ 然而，由于缺乏公开的政府统计数据，以及在实施 COVID-19 限制措施(以及随后所有国际工作人员撤离)后，人道主义援助界无法接触弱势群体，也无法对该国的粮食、营养、健康和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状况进行评估，因此，目前的情况并不清楚。

34. 在 2022 年 1 月 27 日致农业劳动者同盟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一封信中，金正恩指明“粮食问题”是“当前最紧迫、最关键的要务”，并表示“在过去的一年，一切供应都比以往任何时候短缺”。⁵⁰ 尤其令人关切的是，该国较偏远地区有可能出现粮食短缺，包括农村地区和东北部边境省份，那里居住着出身成分较低的人。⁵¹ 安全理事会第 1874(2009)号决议所设专家小组援引国际人道主义非政府组织的看法，它们认为“业已极易受到粮食不安全状况影响的朝鲜人可能会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境内]粮食状况不稳定而死亡”(S/2022/132，第 391 页)。学校长时间关闭很可能导致粮食无保障的儿童得不到通常在学校发放的食物。其他可能特别容易受粮食不安全状况加剧影响的人包括孕妇、哺乳妇女、7 岁以下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和被拘留者。

35. 由于 COVID-19 限制措施，世界粮食计划署自 2021 年 3 月以来一直没有在该国分发粮食援助物资，粮食署报告说，2020 年 9 月和 10 月收获的粮食共计 550 万公吨，结果导致估计约 86 万公吨的粮食缺口。即便在 2020 年 1 月出台限制措施之前，该国就长期存在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问题，导致营养不足、发育迟缓和贫血比率居高不下。⁵² 2019 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署)联合开展了最近一次快速粮食安全评估，据其估计，大约 1 010 万人(占人口的 40%)粮食无保障，急需粮食援助。全国粮食生产仍然不足以避免长期的粮食不安全，需要国际人道主义组织提供支援，但目前并没有提供。

⁴⁸ 同上，第 67 页。

⁴⁹ 人权高专办进行的面谈。

⁵⁰ 见 <https://kcnawatch.org/newstream/1643520715-235209836/let-the-union-of-agricultural-workers-of-korea-become-vanguard-in-the-struggle-for-achieving-our-style-of-socialist-rural-development>。

⁵¹ 见 www.asiapress.org/korean/2022/04/nk-economys/remedy ; www.dailynk.com/20220408-5 ; www.dailynk.com/%EC%8B%9D%EB%9F%89%EB%82%9C-%EC%8B%AC%ED%99%94%ED%95%98%EB%A9%B0-%EC%A0%88%EB%9F%89%EC%84%B8%EB%8C%80-%EC%A6%9D%EA%B0%80%EC%A3%BC%EB%AF%BC%EB%93%A4-%EB%82%A8%EC%A1%B0%EC%84%A0-%EC%8B%9D/。

⁵² 世界粮食计划署，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别简报，2021 年 12 月。

J. 健康权

36. 该国民众仍然没有接种 COVID-19 疫苗，这使得他们极易受疫情爆发的影响。⁵³ 营养不良的人，包括该国偏远地区的人和该国广大区域的囚犯，特别容易受影响，老年人和原已存在健康问题的人也是如此。普遍剥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做法进一步削弱了政府对这些群体和广大民众需求所作的反应。政府拒绝了国际社会为支持其为本国人口接种疫苗而提议给予的各种帮助，包括通过 COVID-19 疫苗全球获取(COVAX)机制提供的帮助。5 月 17 日，在接获 COVID-19 疫情首例报告后，人权高专办对疫情可能给人权造成的影响，特别是对获得粮食和医疗保健的影响表达了严重关切，并敦促政府开放人道主义援助渠道。⁵⁴ 此前一天，即 5 月 16 日，高级专员致函该国政府，表示愿意给予支持并提供一些初步指导，将人权置于决策者应对疫情的核心位置。

37. 有人担心该国的卫生基础设施将无力应对 COVID-19 的大暴发。即便在该国边境关闭之前，卫生系统就已面临基本医疗用品严重短缺以及重要设备和训练有素工作人员匮乏等问题。由于与疫情有关的限制措施，自 2020 年 6 月以来，此前支持该国卫生系统的国际人道主义行为体均无法进口或分发任何物品(S/2022/132, 第 383 页)。《全球卫生安全指数：建立集体行动和问责制》中报告的 2019 年一项研究显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被评估为最易受流行病或大流行病爆发影响的国家之一，包括在其保护卫生工作者的能力方面。⁵⁵ 此外，与 COVID-19 相关的行动自由方面限制尤其令人担忧，因为它们影响到那些需要医治的病人，包括那些患有慢性病、严重急性营养不良(特别是儿童)和结核病的人。

38. 关于分配国家资源以确保享受人权，包括适足食物权和卫生保健权，有人表示关切，国家预算中有不成比例的数额用于军事支出，而根据一项估计，2010 年至 2016 年期间，军事开支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3%。⁵⁶

K. 家庭离散及绑架

39. 本报告所述期间没有举办三八线离散家庭团聚活动。在 2018 年 9 月 19 日举行的朝韩首脑会晤上所作的承诺仍未兑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虽然在大流行期间使用了视频会议技术，包括用于商业培训，但却没有作出任何努力来促成离散家庭的线上团聚。⁵⁷ 据报，自 1985 年以来，在总共 21 轮团聚中，4 355 个

⁵³ 截至 2022 年 6 月 22 日，当局称，自 4 月下旬以来，有 4 685 560 人出现“发烧”症状，其中超过 4 662 860 人已康复(见 <https://kcnawatch.org/newstream/1655935577-261860719/epidemic-spread-and-treatment-results-in-dprk>)。他们还声称，截至 2022 年 6 月 16 日，已有 73 人死亡(见 <https://kcnawatch.org/newstream/1655330835-193629220/epidemic-spread-and-treatment-results-in-dprk>)。

⁵⁴ 人权高专办，“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境内冠状病毒病疫情”，新闻稿，2022 年 5 月 17 日。

⁵⁵ 《核威胁倡议》，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Health Security and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Global Health Security Index: Building Collective Action and Accountability* (2019 年)，第 28 和 245 页。

⁵⁶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朝鲜：最后一个转型经济体？”，经济部第 1607 号工作文件，第 10 页。

⁵⁷ 《朝鲜新闻》，“North Koreans attended virtual seminars with outside world: Choson Exchange”，2021 年 5 月 13 日。

家庭中只有 20 761 名成员见到了他们的亲人。截至 2021 年 10 月底，大韩民国统一部登记的离散家庭成员名单上共有 133 549 人。其中，只有 46 813 人仍然在世，其中 12 719 人已经 90 岁或以上。⁵⁸ 据估计，在大韩民国，与家人分离(但未登记)的家庭成员总数达数百万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在其最近一次报告中也特别指出了“第二轮离散家庭”的困境，即由于通讯受限制和担心家人遭报复而无法与留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家人联系的脱北者。在大流行期间，由于种种限制和监测出现增多，这变得更加困难(A/HRC/49/74, 第 41 段)。

40. 截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人权理事会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共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提交了 385 宗案件，要求其回复。政府没有澄清这些案件中任何失踪者的命运或下落。日本政府正式确认有 17 名日本国民(8 男 9 女)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绑架。此外，不排除还有 875 名日本失踪人员被绑架的可能性。⁵⁹ 大韩民国政府已查明约有 10 万名大韩民国公民在朝鲜战争期间⁶⁰ 被绑架，另有 516 名公民在战争结束后被绑架，迄未返回。⁶¹ 其他外国国民也遭到绑架和失踪。据指控，未遣返的战俘及其后代以及 1959 年至 1984 年期间作为“人间天堂”运动一部分前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朝鲜人及其日本配偶的人权遭到了侵犯，这也令人关切。

四.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就人权状况和人道主义援助问题与联合国进行的合作

41.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仍拒绝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25/25 号决议的要求给予合作，包括与特别报告员托马斯·奥赫亚·金塔纳开展合作，而特别报告员就任任务负责人六年来一直在寻求建设性互动。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专题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没有进行过任何访问，该国政府也不接受任何访问请求。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未获任何长期邀请。

42. 大会第 76/177 号决议鼓励安全理事会继续审议人权理事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权状况调查委员会的相关结论和建议，采取适当行动确保追究责任，包括为此考虑将该国局势移交国际刑事法院。大会还鼓励安全理事会立即恢复讨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局势并请人权高专办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情况。

43. 人权理事会第 49/22 号决议请人权高专办组织一系列与受害者、受影响社区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的协商和外联活动，以期将他们的意见纳入追责途径。它还敦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允许国际工作人员在该国开展工作，以便国际社会

⁵⁸ 见 <https://reunion.unikorea.go.kr/reuni/home/pds/reqststat/list.do?mid=SM00000129>;《韩国先驱报》，“How to rekindle inter-Korean exchanges”，2021 年 12 月 9 日。

⁵⁹ 见 www.mofa.go.jp/a_o/na/kp/page1we_000068.html。

⁶⁰ 见 www.abductions625.go.kr/resources/ad625/img/ebook/625_rpt_eng/index.html。

⁶¹ 见 https://reunion.unikorea.go.kr/abduct_eng/html/abducteeCurrent.html。

能够根据独立的需求评估，包括对拘留中心弱势群体的需求评估，提供援助，并以符合国际标准和人道主义原则的方式，根据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建立监测能力。

44.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仍未向人权条约机构提交若干报告，即：提交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的第三次定期报告(自 2008 年起逾期未交)；对人权事务委员会问题清单的答复(应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前提交)，该答复将构成其提交该委员会的第三次定期报告(自 2004 年起逾期未交)；其根据追查程序向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提交的报告(自 2019 年起逾期未交)以及其第五次定期报告(自 2021 年 11 月起逾期未交)；朝鲜根据《儿童权利公约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应提交的初次报告(自 2016 年起逾期未交)。它于 2018 年 12 月向残疾人权利委员会提交了其第一次定期报告，该委员会将在即将举行的其第十六届会前工作组会议(2022 年 9 月 12 日至 16 日)上通过一份问题清单。

45. 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25/25 号决议，人权高专办派驻首尔的实地机构继续开展监测、记录、能力建设和外联活动。它与脱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个人以及各国政府、联合国实体、人道主义机构和民间社会行为体进行了接触。

46. 人权高专办编制的所有相关人权报告在出版前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分享。但未获任何实质性投入。人权高专办在与该常驻代表团讨论时继续指明在人权问题上以及在联合国人权进程方面进行合作的领域，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至今未采纳所提出的建议。

47.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由于 COVID-19 相关限制措施，所有联合国国际工作人员都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境外。

48. 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要求，2017-2021 年期间联合国与该政府合作战略框架延至 2023 年。在审查所支持的优先事项时，需要结合探讨政府应对 COVID-19 的措施，包括阻碍分发人道主义物资的关闭边境做法。然而，自 2020 年 1 月以来，政府对口部门一直没有就调整重点进行沟通，包括通过视频会议等在线方式。

五. 结论

49.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接获的资料证实，该国进一步强化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权利与自由的压制。这是在维持及随后增加严格的 COVID-19 限制措施背景下发生的。例如，关闭国家边界和限制国内行动自由和社会交往的做法使政府能够进一步压制本国人民之间的信息和思想交流。这些事态发展是在目前既有的政治和安全架构内出现的，该架构利用监视、胁迫、恐惧和惩罚来压制民众意愿，分裂民众，散布不信任，并扼杀任何集体意愿或真实本土文化的出现。将有关人员关押到政治犯集中营，从而强迫失踪，仍然是一种统治制度的缩影，这种制度是对人民的征服和控制，而不是代表人民。对人民表达、结社及和平集会自由权利的压制也使国家不受制约，对政策不负责任，包括与大流行有关的政策，那些政策很可能会导致粮食安全和医疗保健获取进一步恶化。

50. 国际社会仍然有必要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的人权状况作出反应。鉴于国际社会在朝鲜半岛的分裂和未获解决的朝鲜战争遗留问题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这一责任更加重大。所需的步骤包括，如果发现有人实施了危害人类罪，则支持追究责任，以避免有罪不罚现象。这包括安全理事会自行采取行动或根据大会建议采取行动，按照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有关规定，考虑将局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这也意味着开展有原则、连贯一致和持续的努力，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建设性接触，促使该国履行其国际人权义务，包括在应对 COVID-19 疫情期间。为此，秘书长敦促会员国考虑新的建设性接触途径，包括特别报告员 2022 年 3 月提交人权理事会的报告中载述的途径(A/HRC/49/74, 第 31-42 段)，并为它们认为可行的提议提供支持。联合国系统将继续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帮助改善人权状况，并为建设性对话提供其他论坛。

六. 建议⁶²

51. 秘书长建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采取以下行动：

法治

(a) 起诉被控实施侵犯人权行为的人并将其绳之以法，确保受害者及其家人了解所犯侵权行为的真相；

(b) 宣布立即暂停使用死刑，然后废除死刑，没有无谓拖延，此外确保在废除死刑之前只对最严重的罪行判处死刑，并根据主管法院的最终判决执行死刑；

拘留

(c) 释放所有政治犯，解散所有政治犯集中营，立即停止以政治意见、其他观点或社会背景为由任意逮捕和监禁他人；

(d) 立即停止在拘留场所使用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包括将殴打做法作为有系统刑讯逼供的手段；

(e) 规定在调查或初步审查阶段对所作拘留进行司法审查；

(f) 逐步采用替代审前羁押的办法，包括将保释金定在被告可以负担的合理水平；

不歧视

(g) 终止基于所认为的公民政治忠诚或其家庭社会政治背景而对公民实施的歧视，特别是在出身成分分类制度下的歧视；

基本自由

(h) 确保应对 COVID-19 大流行的任何限制措施都是必要、相称、非歧视性、有时限的，并严格遵循国际法，包括国际人权法；

⁶² 秘书长前几次报告提出的建议仍然有效。

(i) 阻止并扭转日益严重的压制表达自由、和平集会和结社权利做法；

(j) 确保现有的任何监视系统都符合所追求目标的合法性、必要性、相称性和正当性等人权标准，避免将其用作政治压迫的工具，并确保这些系统经过司法审查；

性暴力和性别暴力

(k) 在法律上和实践中采取措施，防止、处理和消除家庭暴力，追究施暴者的责任，并确保采取以受害者为中心的办法；

经济和社会权利

(l) 停止对从事合法市场活动以追求适当生活水准权的人进行刑事定罪和起诉；

(m) 废除强迫劳动的做法，包括在监狱系统和军队中，以及通过部署“突击队”、邻里守望单位和“社区”团体及调动学生从事劳动；

(n) 采取措施改善工人的健康和安全条件，包括落实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期间提出的已获接受的建议，即“采取切实措施，提供更安全的工作条件”(A/HRC/27/10, 第 124.138 段)；

(o) 尽最大可能拨出资源，供履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核心义务，包括获得适足食物和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的权利；

(p) 评估 COVID-19 限制措施对获取食物和卫生保健的影响，包括其对不同性别的影响，以便为根据国际人权标准调整此类限制提供参考信息；

家庭离散及绑架

(q) 立即使离散的家庭成员能够相互联系，包括借助视频会议技术和书信往来；

(r) 向所有被绑架或以其他方式被强迫失踪者的家属提供关于其命运和下落(如果他们还活着)的全部信息，允许那些仍然活着的人及其后代立即返回其原籍国，并与其家属和原籍国密切合作，辨认和遣返那些已死亡者的遗体；

与联合国的合作

(s) 在应对 COVID-19 疫情时，与由联合国驻地协调员领导的联合国机构合作确保提供人道主义支援，包括药品和疫苗，并为国际工作人员返回作出必要安排，让其能自由、不受阻碍地接触所有需要援助的民众，包括确保有效监测援助物资的分发；

(t) 与人权高专办一起制定一项能力发展和技术援助活动方案，以帮助落实上述建议。

52. 秘书长建议国际社会采取以下行动：

(a) 就人权状况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有原则、连贯一致和持续的接触；

(b) 促成同旅居国外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侨民进行更多人与人接触，确保他们的看法和愿望能够为涉及人权问题的外交接触提供参考；

(c) 采取进一步措施，确保追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境内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者的责任，包括向人权高专办驻首尔的实地机构提供支持，便于同居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境外的侨民开展外联和协商，增进对受害者观点的了解；

(d) 采取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做法，向以非正常方式跨越国际边界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公民提供保护，并确保他们不被强行遣返。
